

文學批評林取書甲種之二

四六林取誌叙論

孫梅撰著 樸社輯印



駢四儷六之文，論者不多。王銍四六話始創厥體，未臻美備。嗣後洪邁謝似楊淵道之屬，遞有撰輯，然大率摘舉工巧之聯，以資談助，如詩家之有句圖而已。均未  
能網羅百家，求其淵博；亦不逞會通一貫，闡其精微也。孫梅四六叢話集諸家之論  
說，成四六之大觀，其博已不可及。然其尤重要者，在於提要鉤玄，發凡起例。每  
篇之先，均冠以序論，詳其原委，明其體制，文心以還論文之著未能或之先也。序  
首二篇特標騷選，已具卓識；至總論一文，泯駢散之爭，尤開清代駢散合一之風。  
阮元後序謂「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即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洵爲  
篤論，未可以貢諛師門視之。曩時國粹學報曾錄其述賦等篇，未及備載。今特專輯  
其諸篇叙論，別爲印行。至諸家序跋如阮元之詳闡流變，程果之備述作法，均足爲  
參考之資，亦附錄云。秦潮序稱其言謂「匪第爲儷體說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就範焉」  
則舉一反三，又所望於讀者。

# 四六叢話叙論目次

叙選第一

叙騷第二

叙賦第三

叙制敕詔册第四

叙表第五

叙草疏第六

叙啟第七

叙頌第八

叙書第九

叙碑誌第十

叙判第十一

叙序第十二

叙記第十三

叙論第十四

叙銘箴贊第十五

叙檄露布第十六

叙祭誄第十七

叙雜文第十八

叙談諧第十九

叙總論第二十

附錄

秦潮四六叢話序

阮元四六叢話後序

程杲四六叢話序

陳寧廣四六叢話跋

許應鑠重刊四六叢話跋

四六叢話自序

四六叢話凡例

四六叢話 叙論 目次

# 四六叢話叙論

烏程孫梅撰

## 叙選第一

文之爲言，合天人以炳耀；選之爲道，從精義以入神。選而不文，非他山之瑜瑾；文而非選，豈麗製之淵林。若乃懸衡百代，揚榘羣言，進退師於一心，總持及乎千載；吾於昭明氏見之矣。夫「一言以知醜蔑」，知人難矣；未若知言之難也。「後世必有子雲」，知言難矣；未若知文之尤難也。更二難以課最，包載籍以爲程，著述以來，僅有斯作。夫陶冶墳素者，本於學；筦攝人文者，係乎才。南華非出僻書，左史焉知問遠，少見多怪，膚受淺中，學不博者，固未足以論文。又或識鮮通變，質本下中，辨鼎得贗，買璞誤鼠，才不高者亦

無以枋選。同時俊彥，希望苑於青冥；千古斯文，感高樓之風雨。揆厥所長，大體有五：曰通識。五經紛綸，而通釋訓詁者有爾雅；諸史舛變，而通述紀傳者有史記。選之爲書，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餘年間，藝文備矣。質文升降之故，風雅正變之由，雲間日下，接迹於簡編；漢妾楚臣，連衡於辭翰。其長一也。曰博綜。自昔文家，尤多派別。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論詮鄴下之賢。選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載數十篇，詩筆不必兼長，淄澠不必盡合。詠懷擬古，以富有爭奇，玄虛簡棲，以單行示貴。其長二也。曰辨體。風水遭而斐麀作，心聲發而典要存。敬禮工爲小文，長卿長於典冊，體之不圖，文於何有。分區別類，既備之於篇，溯委窮源，復辨之於序。幻爲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兔園冊子之用。其長三也。曰伐材。文字英華，散在四



部，窺豹則已陋，祭獺則無工。惟沈博絕麗之文，多左右采獲之助，王孫驛使，雅故相仍，天雞蹲鴟，繽紛入用。是猶陸海探珍，鄧林擷秀也。其長四也。曰鎔範。文筆之富，浩如淵海；斷制之精，運於鑪錘。使漢京以往，弭抑而受裁；正始以還，激昂而競響。雖襍序不收，少卿僞作，各有指歸，非爲謬妄。謂小兒強解事，此論未公。變學究爲秀才，其功實倍。其長五也。有唐而後，家置一編，杜陵有言，熟精斯理。引伸觸類，門戶滋多。孟利貞卜長富撰續文選若干卷，卜隱之撰擬文選若干卷，齊晉列附庸之盟，規矩存高曾之舊。又姚鉉文粹，呂祖謙文鑑，茲非其支流遺裔歟！此廣續家也。李善廣釋事類，子邕別標義蘊，五臣又爲輯注，合善本爲六臣注，援毛鄭蟲魚之勤，達向郭筌蹄之表，固屬蕭氏之功臣，抑亦百家之肴饌。此注釋

家也。監庫鏤板而後，景文手寫之餘，發哲匠之巧心，係前修之緒論，丹鉛所在，不可廢也。此評論家也。余既有叢話之役，以爲四六者，應用之文章；文選者，駢體之統紀。選學不亡，則詞宗輩出。名川三百，譬穴導以先河；靈芝九莖，及青春而晞露。撫拾陳編，建爲篇首。考金臺之遺址，辨玉樹之殊名；徵騶虞之名官，識擊壤之應樂。談柄方升，咫聞非尠。叙選第一。

### 叙騷第二

叢話曷爲而次騷也？曰：觀乎人文，稽於義類，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與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靈修，睠重華，追三后，占瓊茅，媒鳩鳥，抱忠謇，怨遲暮，以至然疑恍惚，中路夷猶，窈窕宜笑，嬋媛太息，何其情之貞而摯也。又若雷雨窮冥，風雲舒卷，

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霍靡千古，鏤錯萬狀，更有雲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雄虺，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於情。有文無情，則土木形骸，徒驚紆紫；有情無文，則重臺體態，終慙鳴環。屈子之詞，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儷體之先聲乎！故使善品藻者殫於名言，工文章者竭於摹擬，習訓詁者炫於文字，辨名物者窮於爾雅。至於後之學者，資其一得，原委可知，波瀾莫二，又略可得而言矣。若夫幽通思玄，宗經述聖，離騷之本義也。甘泉藉田，齋肅典雅，東皇司命之麗則也。長門洛神，哀怨婉轉，湘君湘夫人之縹渺也。感舊歎逝，悲涼幽秀，山鬼之奇幻也。馬汧督誅，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國殤禮魂之苦調也。西征北征，叙事記遊，發揮景物，涉江遠遊之殊致也。鵬鳥鸚鵡曠放

沈摯，懷沙之遺響也。哀江南賦有黍離麥秀之感，哀郢之賡載也。小園枯樹體物瀏亮，橋頌之亞匹也。恨別二賦，哀音慘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經通天臺表，追答劉涪書，辨命勞生諸論，託喻非常，天問之詭激也。七發觀濤，浩瀚清壯，九辨之體勢也。東方像贊歸去來詞，蕭散風流，卜居之別情也。解嘲答賓戲，問對雄奇，漁父之深趣也。冰絲一掬而杼軸日新，綆缶紛來而冲灑自若。思窮物表，一言而情貌無遺；興寄篇中，百讀而風神自得。動而愈出，職此之由。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秋水長天之句，游泳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陶鎔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咀其華，義山體其潤，淵源所自，不可誣也。淮南以下，規規焉章撫句倣，豈可同日語哉！又揚子曰：「事辭稱則經，」文心以之論騷。夫天經

地義，惟忠惟孝。夫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書二百四十年之事，褒貶所加，亂賊聳懼，豈非教忠之旨。而扶風以辭章之才，媵阿之行，妄作忠經，將以僭聖，必欲率先百行，仰則六經，無已，其楚辭乎！雖音涉哀思，而志純真正，屈跡江潭之下，抗節雲霄之上，以視夫益稷之陳謨，箕子之衍範，未知何如也。若流虹復覲於杏壇，則呵壁不孤於玉筍矣。二十五篇，昭明錄之過半，今日別於選者，不以選囿騷也。自賦而下，始專爲駢體，其列於賦之前者，將以騷啟儷也。叙騷第二。

### 叙賦第三

先正有言曰：「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明小言之破道，匪六藝之遺文也。是以子雲悔其少作，比之雕蟲；士衡鄙

夫研都，識以覆瓿。漢宣僅賢於博奕，昌黎深耻其俳優。然登高揆漢，才堪大夫；不歌而頌，音中羣雅。班固云：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輟翰傳誦，勒成一子。潘湊安筆硯，夢寐剗腸胃，一日而高紙價，居然而驗土風，不洵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聲玉潤；徐庾鴻騫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韻之凡。梲以重棘之圍，刻以三條之燭；然後株量寸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摩共術矣。徒觀其繩墨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

之領接，送迎互換其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倫魁，爭先一著，獨孤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園邱隻字之轉移，功侯什伯；採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竝轡驢往迴，舉足叫采齊之奏；方圓布置，運機眠璇圖之文。至於促韻繁聲，適文勁節，風迴聚雪，柳暖飛絲。或爲流水之聯，或號打花之格。隨手之變，亦可單行；壓尾之草，恆多隔對。行間得雋，恍值腹而嘗其饈；字裏點睛，自中心而遊於殼。有如振采失鮮，隸事未確，是反衣之狐白，等不熟之熊蹯。無補清新，祇乖典則。又或前盈後竭，譬漢湧而涸枯；左妍右媿，類驥驂而駑服。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外強中乾，則砥玉之未瑩。必也構局渾成，首尾成率然之勢；體物瀏亮，分明隔雲母之間。又何必矜敏於八叉，鍊思於一紀也。若柳河東披沙揀金，記里鼓車等

作，質有其文，巧而兼力，誠鳴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又有騷賦源出靈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則騷之真也；班張優爲之；又有文賦出荀子禮智二篇，古文之有韻者是已，歐蘇多有之；皆非淺學所能學步也。披尋之暇，條件斯多，於時語語，聊當賦賦。叙賦第三。

#### 叙制勅詔册第四

昔史通子欲以制册表啓爲一書，列於記傳，以應尙書記言之遺，正舊史載文之失，見亦卓矣。第嘗論之：制勅表啓體例不同。貢章上表，臣工以效颺言；奏記移書，僚案以通情愫。達之聲聲，比蒼蔚以興雲；致乃翩翩，體綢繆于墜雨。故復文不壓華，篇宜設色。若乃漢飾王言，渙揚大號，出之著於重中，垂之編於令甲，發言爲憲，吐詞成經，下於流水之源，震於春霆之響，豈若矜才士之筆端，恣文



人之語妙，學爲纂組，崇飾輪轅云爾哉！然則表啓之類，宜尙才華；制冊之文，先覘器識。爲此者必深明乎帝王運世之原，默契乎日昃勤民之旨，寧朴而無華，寧簡而無浮，選言於訓誥之區，探蹟乎皇唐之域。授官命職，備著激揚；閔雨憂農，如傳喟息。使聞者有一見決聖之思，誦之動扶杖往觀之慕，豈不休哉！漢初去古未遠，猶有渾噩遺風。入關求賢，諸詔落落不文，巍巍若仰，意表豁達之淵衷，辭擬大風之雄唱，豈高祖所自爲歟！文景寬仁，太和在抱；宣武嚴峻，督責時加。應張弛之異用，乃溫肅之迭乘。東京詔辭，矩矱未失。永平永元之間，辟雍養老，更白虎述經義，披藝觀之，禮意備矣。魏晉而下，華縟遞增，然琢句彌新，而適文間發。下及陳隋，益事排偶矣。原夫漢時視草，初無職司，唐代演綸，始稱妙選。太宗肇啓瀛

洲，俾參密勿，爾後封拜將相，例降麻詞，則鳳池專出納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雲煙煥爛，從青瑣以追趨；鈴索深沈，有玉堂之故事。自顏岑崔李燕許常楊，起家濟美，染翰垂名者，以十百數，而超羣特出，尤推陸贄李德裕焉。天子常呼陸九，時人目爲內相，是宣公以珥筆而秉機政也。學士不盡人意，勅書須卿自爲，是衛公以揆路而攝掌綸也。迄今讀興元曲赦之制，沉痛切深，宜有以結山東將士之心；觀一品會昌之集，明白曉暢，自足以伐敵國陰謀之計。豈非才猷迥出，詞筆參長者乎！宋室繼興，尤重厥任。曠觀三百年間，略分三等，足概諸家。智珠在握，春麗紛敷，筆綜九流，轉若樞而罔礙，胸羅萬卷，運於手而不知，浩若長河之東注，賁若化工之肖物，若歐陽公蘇長公其上也。官舉其職，人甄厥長，文瞻義精，句奇

語重，炳焉與三代同風，卓爾軼漢京而上，若曾南豐真西山固其亞也。抽青妃白，選義考辭，參差叶鳳管之和，組織盡鴛機之巧，極雕鑿之能事而妙若天成，驅卷軸之紛綸而工如已出。若汪浮溪周益公又其次也。至若八世祖宗之句，失檢毫釐，元龜昆命之言，指瑕千古，此又率爾操觚者所當引以爲戒者也。撫彼瑣言，都爲一集。地分清切，才擅琳琅，惟丹青方絢夫筆花，將酸鹹一嘗其鼎鬻矣。叙制勅詔冊第四。

#### 叙表第五

表以道政事，達辭情，文心論之詳矣。粵自孔明出師，忠懇而純篤，劉琨勸進，慷慨而壯激，竝傾寫素志，不由緣飾。羊祜讓開府，婉轉以明衷，庾亮讓中書，雍容而叙致，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自爾以後，

雖雕華相尙，手筆踵增，樹幹立植，其則不遠已。夫人臣瀝悃聞天，積誠寤主，進伏蒲以敷奏，退削藁以陳詞。質而無華，不免周勃之木強；文而失實，是猶舍人之俳詞。誠榮辱之樞機，從違所倚伏。封囊搢笏，罔勿兢兢。必且熟精經子，導禮教之深源；流覽史書，究古今之大體。鹿鳴天保，一唱而叩心；石室金縢，三復而流涕。忠孝之情，鬱於中而發作於外；詩書之氣，相其質而旁達其華。自然匡劉經術，左右逢源；揚馬才情，馳驅合範。由是屏營齋沐，仰干咫尺之顏；濡染淋漓，備用三千之牘。使溫恭之美，著於黼裳；篤斐之忱，形諸簡墨。以之陳謝，則句隨寸草偕春；以之請乞，則字與傾葵共轉。以之薦達，則好言如緇衣，不啻口出；以之進奉，則宮廷繪無逸，曲牖淵衷。義等格心，功同造膝矣。抑又有難焉者：潮陽遷客，鮫鱷爲

羣；南海羈臣，瘴煙萬里，謠詠方深，其釁雷霆未霽，其威叙哀切則猶似刺譏，致禱祈則適遭忌嫉，畏首畏尾，將吐將茹，而乃長悽累歎，低徊動聖主之憐，遜志含章，悱惻解常塗之媚，此其苦心獨運，良復逸迹難追。又或事有難言，情彌疾首，冀微言以覺寤，匪諧隱以爲儕。如獻可因彈姦求去，託喻風痺；歐公爲新法踣愆，興言改過。所謂言之無罪，聞者足戒，非耶？至於人臣遺表，述哀叙惡，尤屬所難，爲黨人而辨雪，義山不能化其師；錄恩賜以上陳，晉公不能委其客。况夫當白刃之交前，令狐以揆辭戢變，恨青編之失實，端叔以代奏除名，可以見文章之有用，而詞豪之傑出也。然則四六之用，表奏爲長。鋪觀往論，尤多凡例。尙書箋奏，儀曹獨擅其能；使府文辭，玉溪交馳其聘。靈根夜吠，一語知名；法駕前驅，單詞入選。

有味乎言之，舉隅焉可也。不然，讀千首之賦，製九州之箴，多也奚爲！叙表第五。

叙章疏第六

文心叙書思之作，曰章表，曰奏啓。蓋表章與奏疏殊可，獻替與拜颺異。漢京初肇人文，厥體亦未畫一。兒寬終軍，表章之選也；公孫吾邱，奏疏之長也。魏晉以來，漸趨排偶，而臣工言事之文，剗切尙遵古式，未嘗不直抒胸臆，刊落陳言。丹陛陳情，妍華足尙；皂囊封事，風力彌適。自陳隋以訖，唐初詞學大興，揆才差廣，則百官抗疏，今體亦多。至於辨析天人，極言得失，猶循正鵠，罔飾靡蟲。蓋奏疏一類，下係民瘼，上關政本，必反覆以伸其說，切磋以究其端。論冀見從，多浮靡而失實；理惟共曉，拘聲律而難明。此任沈所以棲

毫，徐庾因之避席者也。不習無不利，疇是通變以盡神！有能有不  
能，孰則得心而應手！若夫擅場挾兩，摘藻爲春，要可自成一家，不  
必人所應有。辭無險易，灑翰卽工；文無精麤，敷言輒儷。惟陸宣公  
爲集大成也。公少掇詞科，驟登禁署，際猜疑之日，當遷播之餘，執  
羈縲以從行，奉丹鉛而侍直，焚草尙存其什一，牽裾不避於再三。  
惟艱難險阻以相依，敷心腹腎腸而屢進。若料涇原兵變之萌，策  
淮蔡弭兵之計，出李晟危亡之地，消楚琳反側之心，二寇情形，兩  
稅利弊，救公輔之忠良，辨延齡之姦蠹。幾先獻納，卜筮是孚；事後  
彌縫，苞桑倍切。以石投石，將有感於斯文；啓心沃心，庶不負於所  
學。至其筆則長於論斷，善於敷陳，理勝而將以誠，詞直而出於婉，  
忠懇如聞於太息，曲折殆盡於事情。是以弼君德則經義醇如，進

規益則斐枕藹若。計邊防算賦則手口兼營，糾讒慝姦邪則冰雪共烈。卷舒之態自然，襲積之痕盡化。又若述梁洋之雨潦，叙師旅之艱辛，畫手詩情，名聯雋對，所謂妙手偶得之耳。公豈作意而爲之哉。下及五季，宋初猶有竊慕風流，拾取膏馥者，然而天姿懸絕，學步難工，非失之庸庸，卽傷於堆垛。故知蹇駑不可以希驥，螢爝會見其自熄也。初公有別集十五卷，文賦表狀皆有之，意公所爲表，必更有章相追琢，黼黻光華，凌轢王唐，陶鎔六代者，惜乎不得而讀之矣。公旣爲駢體一大家，故別立奏疏一門，別於表焉。序章疏第六。

叙啓第七

原夫囊封上達，宮廷披一德之文；尺素遙傳，懷袖寘三年之字。下



達上之謂表。此及彼之謂書。表以明君臣之誼，書以見朋友之悰。秦交之恩洽，而表義顯；谷風之刺興，而書致衰。若乃敬謹之忱，視表爲不足；明慎之旨，侔書爲有餘。則啟是也。苦者藩國臣僚，馳箋霸府；三公掾屬，奏記私朝。厥後緹幕芙蓉，殷勤而報聘；春蹊桃李，繾綣而酬知。競貢長箋，爭懷綵筆，效顰滋衆，繼踵尤多。上壽多男，請徵雜遘，登庸及第，賀答紛紜。舊館脫驂，載筆致朋游之雅；相見執雉，揮毫志耿介之思。羈旅慳囊，裁之乞米；美人繡段，持以報瓊。則有詞林水鏡，園苑羽儀，具隻眼以論才，迴青眸以待客。簪裾鞞集，三讀流聲；珠玉紛投，一言改價。高可以俯拾青紫，下不失得利齒牙。由是競費工夫，彌精製作，換清銜於校字，盈篇皆形聲點畫之奇；發吟興於田園，累幅盡襍蒔苧蒲之趣。以至東海使槎，託遙

情於湖斗；西湖隱墅，寄新製於迴軒。亦可謂妙極毫端，思超物表者矣。至若謝元暉短章，玉塵金屑；梁簡文諸作，貝彩珠光。劉氏弟昆，尤高三筆；庾家父子，籍甚庭芬。陳伯玉雅有清聲，駱義烏時騫逸氣。柳子厚精純而傲儻，李義山密緻以清圓。蘇長公不合時宜，味含薑桂；陸務觀素稱作達，語帶烟霞。斯啟筆之分途，竝作家之盛軌也。自任元受李梅亭之倫，或隸事多冗，或使才太過，真意不存，緣情轉失，我思古人，翩其反矣。是以駢儷之文，其盛也啟之爲用最多，其衰也啟之爲弊差廣。何則？西秦東洛，不出寰宇之書；僕射司空，自有勳閥之簿。烏衣玉樹，按姓譜而如新；珪月梢雲，驗歲華而益麗。必也盡遺窠臼，別出機杼，始可揚古調以賞音，進文心而奏績也。叙啟第七。

## 叙頌第八

頌者四始之一，詩教之隆。昔元音暢而雅樂正，民氣樂而頌聲作。宣其純懿，既異於風；紀彼鏗鏘，復殊於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郊廟。頌有頌之聲焉；故笙曰頌笙，琴曰頌琴，曳履歌商，聲若出於金石；斂幽息蜡，音並合於籥章。頌有頌之義焉；穆如之風，既作，靜正之人宜歌。勺桓賚般，事取止戈之武；駟馭泮閟，美則遂荒於東。誠以揚厲無前，式崇殷薦；和聲依永，搏拊克諧。樂體心聲，互臻其極爾。周季轍東，迹熄聲寢；至於漢初，郊祀樂章，全體頌音，而獨不追三頌而踵奚斯，應九韶而繼咸墨，豈以宮商協下管之盛，而茅黍忝升中之錫乎？謙讓未遑，美備斯闕。王褒待賢論也，而以頌名，義雖協而音未諧，出詩入文，濫觴於此矣。馬融廣成賦也。

而以頌名，既不歌而多敷布，化頌爲賦，名義滋紊矣。揚雄之於充國，史岑之於出師，裒顯名臣，贊述良將，來歸飲鎬，有韻頌羣雅之思，維岳降神，得風正四方之意，以合雅者爲投頌，因知似是而不同。九章有橘頌，劉伶頌酒德，覃及庶草，同乎放言，山榛隰苓，擬佩芳於之子；傾壘酌兕，寫隱憂於碩人。以嘉頌而亞歌風，自是支岐之別出也。許善心神雀一篇，染濡立就，博麗非常；然攷其詞藻，不出王顏曲水之章，覈其情文，大似禰張羽族諸賦。厥後王子安乾元九成二頌，纏纏萬言，實循斯軌。集腋而成粹白，積材而構凌雲，淺夫怖其汪洋，深識譏其泛鶩也。惟相如封禪筆，旣高華，頌復淵妙，文園絕筆，雄視百代。厥後於唐，則有中興頌焉。次山老於文學，事屬當仁，以春陵徹婉之作，值皇輿反正之年，大筆淋漓，摩蒼崖

之齒萃，清音激越，韻浯水之琮瑋；惟促節三韻，斯爲創體。於宋則有咸淳內禪頌焉。山松英年蹈厲，驚采琳瑯，力追中文心，儀帝則有罄牙之硬語，無澀體之纖聲。子厚貞符同其旁魄，曼卿皇雅遜彼精純。然則後之作者，必聲諧金奏，義媲肇禋，美聖學必窺於宥密，緝熙述武功則陳夫繹思於鑠。喬皇數典，有墮山翁河之觀；揖讓修容，多載弁絲衣之盛。然後五篇比於珠玉，四巡蔚其英聲。於以追公旦之多材，訂考父所誦述，則爲之歌頌曰：盛哉乎德，侯其禕而叙頌第八。

### 叙書第九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夫書之於文，豈異旨哉！何一則務其交足，一則歎其不盡，豈欲足者不

患其才多，無盡者良難以詞逮乎？蓋書文類筌蹄之設，言意同魚兔之藏。筌蹄期以周緻，而道契忘機；魚兔宅於深微，而理同觀化。必使調筆染墨，和以天倪，循覽披吟，呈夫活潑。故託名姓於毫錐，學類無用；體風流於妙札，弄且長留。俾與波而浮沈，俗情多怪；倘買菜而求益，故態非狂。次第商榷，亦性情之嘉會也。今夫人密邇所親，晤言一室，舊雨被其行迹，清風喻夫故人。及雲雨一乖，音塵不嗣，惟開緘可以論心，卽千重宛如覲面。是以叙山川之妙麗，則刻畫兼圖繪之長；溯歡讌之流連，則管籥挾歌吟之致。述絕域之悲，颯然如風沙之滿目；談行旅之困，淒兮歎霜雪之交侵。感物何工，乃賢於荊州之十部！綴詞何巧，乃貴於安石之碎金。故知明衷曲，披欸誠，釋幽憂，慰思憶，莫切於書。風人之義，諷諭猶以比興而

見書筆之旨，肝膽直以一二而陳。且夫魚鱗鶴翅，附致本奇；龍劍虬鐘，冥通尤速。操神明若左契，化秦越如一家。繫徽置棘，江淹抗志而獲伸；拭玉張旛，徐陵攄詞而來復。悲惟去國，希範感之數行；憂能傷人，文舉理之片牘。或默或語，每曠世而相憐；有情無情，亦聞聲而興慨。此蒯生所以流涕於報燕，保安所以苦身以贖郭也。抑書之爲說，直達胸臆，不拘繩墨；縱而縱之，數千言不見其多；斂而斂之，一二語不見其少。破長風於天際，縮九華於壺中。或放筆而不休，或藏鋒而不露。孝穆使魏求還諸篇，推波助瀾，萬斛之源泉也。劉峻追答劉沼一書，一波三折，雲中之寸爪也。李義山與劉禎書，鼓怒湔涌，繼響徐公；與令狐書，抑遏掩蔽，進蹤劉作。自爾以還，厥風稍替矣。夫書源溯春秋，派流唐宋，上書達乎表啟，尺牘旁

該談論。若惜茲緣起，漫爲塗道，則穆之之百牘，有不若殷浩之空函；舉燭之誤書，轉勝於埽門之三上也。叙書第九。

叙碑誌第十

夫篆刻新而色絲著，川原質而石墨華。伊人白壁，固知無愧詞之難；吉夢神椽，實惟大手筆之任。事難徵實，諛墓攫其多金；時鮮能文，貞珉鬱其無字。蓋勒勳庸器，古有鏤金鑄德穹碑，今歸伐石。朝廷懿美，錄在史官；家世音徽，式之神道。碑版之用遠矣。粵自韓公起衰，歐陽復古，始以史漢之文甄叙，以詩書之義發揮，振臂一呼，隨風而靡。然自東漢訖於唐宋，人才輩出，作者相望，蘭茝不絕其芳，琬琰聿彰其寶，莫不激揚流品，追琢詞條。漢季中郎尤爲傑出，林宗太邱之篇，楊公喬公之製，抉荀揚之蘊，抽典誥之華，淵乎其



思粹乎其質，班張之儔，瞠焉其後已。魏晉以還，斯事不廢，或載沈於層波，或式刊於第二。士衡有似賦之譏，興公獲多枝之咎。不存者東阿三十之銘，可語者韓陵一片之石。自孝穆以耆碩峙江左，而蜚聲子山以客卿入關西，而揆藻一時，規隨人傑，悉被袞榮；窈窕姬姜，胥徵彤美。猗歟盛矣！若夫格沿齊梁，文高秦漢，詞雄而意古，體峻而骨堅，稱有唐之冠冕，爲昌黎所服膺者，其惟張燕公平。體經神，續騷裔，昭璧采，叶韶和，流鬱以運氣，俊偉以任才，無刻缺之鋒鋞，有天成之章句，二相協德，誦配崧高，諸將銘功，述同盲左。爛爛兮五緯芒寒，飄飄乎三山風引也。至若王右丞碑文豪健，六祖一碑熟精內典，希風頭陀寺之文，呂衡州文筆清新，受降城一銘，曉暢邊情，接踵燕然山之美。李衛公幽州紀聖功碑，經濟大文，

英雄本色，自非兼資文武，未易學步邯鄲也。夫唐人尤工楷法，碑碣存者獨多，苔蘚之下，典繹猶新，而鯨鏗春麗，競秀增華，未有如初唐四傑者。事雖僻沉，必有切義，文惟鋪叙，不乏妍詞。後學津梁，於是乎在。宋代碑版，駢儷亦多，徐騎省撰南唐後主之碑，傷心國步而仰惻宸襟；晏元獻撰章懿太后之碑，塗改生民而未契睿旨。是知辭尚體要，文本性情，將列於著作之林，必原於忠厚之至。是以孤忠自矢，雖居讒間嫌疑之地，而情事獲申；至孝未光，雖以執經秉直之思而文采更晦。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誌者，識也；納諸墓之謂也。魏文貞李密墓誌一篇，神鋒百鍊，卓絕古今。夫碑通於史，而儷別於古，原其所以同，復推其所以異，是在大雅宏達之才矣。叙碑誌第十。

## 叙判第十一

自昔東鈞參聽，吏尙其師；天水違行，爰呈其象。端木貴臻於無訟，惟誠能折以片言。周爭左右，王子不能舉其要；衛訟君匠，鍼莊於是爲之理。甫刑垂訓，簡孚存明啟之占；康誥勤咨，否蔽涉旬時之念。判之造端，自此始也。漢世蒞民，緣飾經術；董仲舒春秋決獄二百餘事，應劭漢朝議駁八十二條，皆其類也。康成聚訟議禮而不爲觀民，伯喈獨斷博古而非因察獄，雖復明習文法，根極化原，據事直書，期悉應乎經義；貳端析律，用申誠於惟良。粗舉科條，務從質直。魏晉以下，文體風華，而評訟少衰，教條亦鮮。江東才秀如雲，判名不立。文選雕績滿眼，判缺有間。惟文心略舉厥義，附之契券，曰其字半分曰判，按周禮媒氏之判，實男女之婚籍，後世之判，乃

州郡之爰書，亦名同而實異耳。李元紘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則其時才吏見美，判牘爭鳴，奮筆崢嶸，共泉流而朗鏡，敷詞精切，偕象魏以俱懸矣。唐以此試士，俾習法律，重其入彀，參之身言書之長；苟謝不能，不獲與俊造選之列。選人以此拔萃，律學以此致身。於是潤案牘以詩書，化刀筆爲風雅。大凡判之爲體，貴綜覈名實，考驗辭情，熟諳令甲之篇，洞悉姦壬之狀。處堂上而聽堂下，敬兩辭而明單詞。俾學斷斯獄，必無疑竇之滋；奏當之成，無易初辭之揆。此判之本義也。若乃試士之判，則又有異。設甲以爲端，假乙以致詰，米鹽瑣細，不必盡麗刑章，蕉鹿紛紜，欲其稍介疑似。盜瓜逢幻迹，類子虛，剝草致傷，事同戲劇。而獄具磔鼠，如漢廷老吏之爲；筆控剗犀，同寶鏐發硯之用。所傳白居易甲乙判百篇，張鷟龍筋

鳳髓判若干首，白體氣高妙，若先輩之程文；張詞意精妍，擬近時之行卷。均屬能事，無庸仲此而抑彼也。宋詞科亦不試判，惟蒞政頗尚綴文。張乖崖誅鋤猾吏，讀判示之，愕然絀服，卽其驗也。若周南冀北，坡公不徇狎邪；玉爵彩雲，司馬特寬醉吏，亦時時見於他說云。前明定科場制，二場試表一篇，判五道。國朝因之，行之既久，士子往往宿構暗記，漸成鈔胥具文。我皇上敦崇實效，風勵學官，乾隆二十二年，特命二場罷表判不用，改作五言八韻一首，尋又移詩於第一場，數十年來，士子習於聲詩，博通爾雅，翕然丕變矣。因唐人習之既久，多可喜者，小道可觀，略登於篇。叙判第十一。

### 叙序第十二

先師韋編三絕，翼贊前經，文言彙括乎乾坤，序卦發揮乎爻象。此

則序所由昉，序作者之意者也。詩包四始，大序與小序並傳，書總百篇，古文與今文同錄，使非先賢載筆，史臣大書，比興奚自以灼知，遺佚何由而徧考。或謂詩序可存，而書序可刪者非也。迨元凱發明五例，荀爽撰輯九師，景純退黜六家，康成鍼砭三傳，此則儒家者流，詮述大意者也。子長作史，序亦多途。書分爲十，鋪陳政典，表列爲八，稽核世年。班范迭乘，沿繼一體。酷吏游俠，創例必書；黨錮獨行，微詞別著。六朝而下，闕文罕見，序說非長，敷義尙侈，腴言勿翦。若乃詳家世而陳緣起，新凡例而綜全書，則司馬氏自序亦序之一格也。孟堅叙傳實跡，斯作，子雱相如因自序而爲傳，靈均敬通，即騷賦以叙懷。彥和序志，夢執丹漆以南行，子元自序，恐覆醬瓿而泣血。修名不立，沒世無稱，哲人君子，所兢兢爾。嘗攷文心

論列諸體，獨不如序，惟論說篇有「序者次事」一語，豈以序爲議論之流乎？夫序之與論，故屬懸殊，序譬之衣裳之有冠冕，而論則繪象之九章也。序比於網罟之有綱維，而論則鳥羅之一目也。文集之有序也，自元晏嘯揚，三都紙貴，厥後昭明感於五柳，義等式廬，滕王美彼蘭成，榮同置醴，而彥昇述文憲之作，旣大類頌文，載弁宣公之言，又全成傳體。玉臺新詠，其徐集之壓卷乎？美意泉流，佳言玉屑，其爛熳也，若蛟蜃之嘯雲，其鮮新也，如蘭茗之集翠。洵定仰苞前哲，俯範來茲矣。會昌一品集序詞沿唐季，氣軼漢京。義山灑穠芳而削藁於前，榮陽奮健翰而竄定於後，等百谷之上善，若兩驥之爭驅。固稟古序之規模，亦昭後學以觀止也。若乃蘭亭志流觴曲水之娛，滕閣標紫電青霜之警，此宴集序之始也。悲

哉秋之爲氣，黯然別之銷魂，此贈別序之始也。今我不樂，煙景笑人，如詩不成，罰酒有數，蓋李太白王摩詰尤擅其勝馬。何以處我，珍重臨岐，非曰無人，殷勤贈策，蓋王子安陳伯玉並推厥長焉。其他支流派別，百種千名，撫絃操暢，先筵新聲，顧曲徵歌，迭翻雅引，序誠多方也矣。叙序第十二。

叙記第十三

記者文筆之統宗，經子之徑術。夫渾噩煥郁，史包四代之文征；範貢歌書，標七觀之美體。則角立記乃無聞，說者謂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烏策篆素，兆啓軒羲，蘭葉芝英，道光姬妣。東觀紀事，學洽於見聞；孔子三朝，理苞夫讖緯。曲臺肄禮，襲經典而尤尊；冬官補亡，詳軌文而更奧。文之有記，於是著矣。竊原記之爲體，



似賦而不侈如論而不斷擬序則不事揄揚比碑則初無誦美。陽  
羨風土，堪列職方；荆楚歲時，宜增月令。默記徵一代之傳，鄭記守  
一師之說。提鉛握槧，同袞鉞於春秋；書笏珥彤，攝言動於左右。蓋  
自漢以上，抽聖人之緒而半入於經；自漢以下，成一家之言而兼  
通夫史。嘗考蕭氏文選有奏記而無記；劉氏文心有書記而無記；  
則知齊梁以上，列記不多。雖蓮峯齒齶，時有述征；源水桃花，茲惟  
招隱。偶爾涉筆，匪以立名。若乃趙至入關之作，鮑照大雷之篇，叔  
庠擢秀於桐廬，士龍吐奇於鄒縣，莫不摹山水，繪煙嵐。列土毛，覃  
海錯，跌宕以行吟，迤邐而命筆，實皆記體。曲被書稱，假尺牘以寄  
才情，因懷人而蜚藻思，抑獨何哉？記之盛也，則洛陽伽藍是已。以  
彼顧瞻灑澗，屬意琳宮，揆彼土圭，興言玉步，占搭鈴之語風，賦相

輪之耀日。外以彰彼都之奢儉，內以誌舊邑之興衰，情深而意態  
 翩跹，筆妙而鐫鑿飛動。集茲衆美，蔚爲大觀。自唐以後，記始大鳴。  
 柳子永州八記，追躡化工，獨開生面，大放厥詞，昌黎所歎。其實擷  
 騷辨之英華，陶班張之麗製，自選學中來也。然則融古文之迹，揆  
 今體之詞，平泉標花木之奇，甫里志泉石之美，如退之雜畫記，入  
 徐庾之手筆，豈不生妍妙於秋毫？皇甫絳守園池記，投枚馬之鑪  
 錘，亦猶馭蹠蹠以鞭轡也。有宋諸子，厥體尤繁，格律不無旁侵，波  
 瀾更爲壯闊。或於入手叙事而後始發揮，或於結尾點題而前多  
 布置。有出處事少宜於鋪張，有出處事多妙在剪裁。此則詞科之  
 習蹊，而非文苑之高蹈耳。叙記第十三。

叙論第十四

原夫今體之文，尤工箋奏，詞林之選，雅善頌銘。古辭著刻楮之能，叙事美貫珠之目。質緣文而見巧，情會景以呈奇，尙已。夫文采葩流，枝葉橫生，此駢體之長也。師其意不師其辭，爲時似不爲恆似，此古文所尙也。若乃命微言之藻思，責奧義於腴詞，以妃青媲白之文，求辨博縱橫之用。譬之蟻封奔騁，珮玉走趨，舌本閒強，恐類文家之吃；筆端繁擁，終滋腹笥之貧。固難以作致其情，工用所短也已。雖然，盤根錯節，利器斯呈；染渙游離，錦章自顯。化剛爲柔，百鍊有以致其精；以難而易，累丸所以喻其至。固有論屈百家，文包異采，前輩飛騰而入，一斑灼爍於今，揚而權之，堪以指數矣。粵自鄴中高唱，七子蔚興，王劉旣擅篇章，陳阮彌精書檄，齊軼材於驥足，享敝帚於千金，莫不驪頷探奇，牛耳爭長。子桓品第羣才，提衡

嘉會，庶幾激異氣而獲伸，抱霸才而得主，此典論所以爲論文之祖也。三百篇後，九歌變騷，五言肇漢，雖志在千里，或付高歌，穆如清風，差標雅尙，然美稗勿翦，正變罔甄，鍾君挺彼慧才，哀茲雅什，超驪黃以定價，從象罔以索珠，數語著陽秋，一言高月旦。此詩品所以爲論詩之祖也。賦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筆，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淵微莫識，爾其徵家法，正體裁，等才情，標風會，內篇以叙其體，外篇以究其用，統二千年之汗牛充棟，歸五十首之搢腎擢肝，捶字選和，屢參解悟，宗經正緯，備著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議論也。聲偶戒膚，摘瑕則義切；對屬惡拙，翻案則詞適，發絢爛於斯文，訂乖離於舊史，而且正史之外，臚列者數百家，點煩之餘，辨正者數百事，不特婉章志晦，識載筆之孔艱，抑使

墜簡遺編，覩前修之崖略。史通之論，有功於史也。偉矣。若是者豈非論說之精華，四六之能事。其他若非有之軼羣，四子之大雅，博奕養生之俊邁，辨命勞生之奇偉，而廣絕交一篇雲譎波詭，度越數子，此皆藝苑之瓊瑤，詞林所膾炙。與夫匡劉經術，韓柳文豪，西晉老莊，北宋策判，固將驥首而振劇驂，不甘垂翅而同退鷁也。叙論第十四。

#### 叙銘箴贊第十五

文有昔合而今分者，詩與賦頌是也。後人雅尚才華，好爲纂組，侈附庸而蔚成大國，導濫觴而極彼通津。故析詩於賦，而都京演富於千言；又貳頌於詩，而宮殿縟采於四韻。古人則五際六義，渾然和同而已。又有昔盛而今尠者，銘與箴贊是已。前賢智雄絕代，心

小一身，觀物博而約義精，稱名小而取類大。故戶牖几席，感物援詞以警；高卑俯仰，即事攬筆而書。未學則熟視無規，闕然不嗣也。已。夫銘之爲道有二也：一以勒勳，一以垂戒。孟堅有燕然之作，銛鋒直指，抗雞塞之威稜；景陽成劍閣三章，迅采駸馳，振蠶叢而警慄。若乃誦芬先世，歸美前勳，則昭之碑版，系以銘詞，卽其遺也。至於景鐘刻漏，豪灑如椽，座右室隅，文傳不朽。比之嘉量志其允臻，三緘昭其敬慎，無不同耳。又有焦尾三紋，菱花四出，掘古瑩而苔痕暈碧，泛層淵而冰彩橫空。或體學盤中，或文摹籀史。時逢幽異，屢獲清新；不備蒐羅，偶登一二。至若華陽瘞鶴，滄海留蹤，紫府新宮，羣仙卓筆，飄飄乎凌雲之氣，非煙火中人所髣髴也。箴之爲道，亦有二焉：一以自勵，一以盡規。箴言胥顧，佩藥石於韋弦；小人攸

箴，勗虞衡於原草。子雲亭伯，繼作百篇，而文選僅取茂先女史一首，豈非義篤典章，詞歸確切耶？張蘊古大寶一箴，原於陳戒之遺；李德裕丹扈六箴，時著忠規之益。辰告其猶，日躋以敬，琅琅可誦，郁郁乎文也。贊之爲言，助也。皋陶謨稱思曰贊贊襄哉。大禹謨云：益贊於禹，竝協力股肱，垂文謨訓。若義文十翼，夫子有贊述之言；褒貶一詞，游夏有莫贊之義。至班固作史，詮量人物，郭璞注雅播美芳馨，則贊之所自始。大抵探三加之祝辭，合康衢之謠諺，宜彰繪事，兼撫賢踪，如石室像贊，列女圖頌，所謂圖以賢聖，粹以藻詠是也。子山雜頌五十首，音韻鏗鏘，事辭固密矣。蓋其義隆歎美，體極褒崇，故文心考實，與頌同原；史通覈才，偕論合揆。懿括行閒，神流簡外，得贊之旨矣。近代文人，若銘箴贊，雖非絕響，鮮克專精。夫

小物克勤，嘉名肇錫，斯前聖敷文之要，先賢造道之階。砭愚訂頑，振關中之木鐸；謹言慎動，導伊洛之淵源。如七十二弟子贊，及濂閩諸賢贊，竝傳薪道脉，發藻儒宗，於戲盛矣！叙銘箴贊第十五。

叙檄露布第十六

今夫樽俎折衝，坐而制勝，飛矢走驛，禮在則然。是以籌筆相資，經武有式，幕府膺上才之選，書生策管記之勤焉。夫創禽機振以倏顛，破竹刃迎而立解。善戰籌不戰之利，先人有奪人之心。酈生掉舌，憑軾下城；韓信出奇，傳檄略地。定笮存節，蜀重文園之筆；閉關絕使，晉資呂相之辭。武事而文備，先聲而後實，非所稱師如時雨，令布疾雷者乎？兵法曰：「明其爲賊，敵乃可克。」漢王責項以十事，隗囂罪莽以三條，此檄之始也。闡外懸於千里，故插羽以飛；軍



中辦於斯須，故磨盾立就。其發憤驅除，則詞同祝網；其招徠歸附，則義篤止戈。至其誅渠魁，暴首惡，秉純剛，發犀利，文烈崑岡之火，氣挾溟漲之波。勁語磔肝腸，詆詞窮穢媠。孔璋愈頭風之作，不過數語之誅心；賓王厲牝晨之詞，亦僅兩言之得意。而姦雄覺愧，汗之流離；武氏轉咨嗟而不輟者，豈虛也哉！露布者，師出有功捷書送喜者也。武布文沈，或擬宵零渥澤；匹練尺版，或取衆著明文。要以偃伯靈臺，洗兵瀚海，作都人之觀聽，狀士氣之飛揚。山立總干，舞乃成於宿夜；戈迴卻景，餘可賈於知方。宣前茅後勁之威，合小怯大勇之義。太師頒其左律，司勳叶夫景風。昔左氏之叙城濮，蒙馬以虎皮；國策之述田單，束刃於牛角。史公寫濰水之戰，長河不流；范史志昆陽之師，猛獸股慄。皆汪洋恣肆，不可方物。若能資彼

奇情，助茲壯采，豈不足張吾三軍，加人一等乎？若于公異作李西平露布，則又敷陳事實，妙極情文，著語不多，九重動色，可爲師法耳！夫檄與露布，六朝不甚區別，故文心合而爲一。唐宋以後，則檄文在啓行之先，露布當克敵之後，名實分矣。至於敵愾，本屬同途，故彥和以噉然爲先。西山謂少麤無害。若達心而懦，無乃失辭，卽美秀而文，猶爲不稱。必其胸藏武庫，抵十萬之甲兵；律中奇音，振五聲之金石。斯不特推倚馬之才，並可繼摩崖之迹爾！叙檄露布第十六。

叙祭誄第十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俛仰而忽爲陳迹，瞻顧而貌若山河。雖達人高致，恒化渾忘，烈士壯懷，憑生曷貴，而脫驂舊館，主人出涕於一

哀，化鶴歸來，仙客含悲於千載。太上未免有情，凡民詎能自己是。以素車白馬，言愴元伯之魂；斗酒隻雞，來副橋公之約。作驢鳴而慷慨，斲蠅翼以低徊。竝各抒寫性靈，感傷物故。喪則有輓，奠則有文，其來舊矣。原夫送終崇盡飾之文，知死有致哀之道。祖廷包奠，命宗祝以陳書；孟酒豚肩，布几筵而肅告。撰儀於喪服，雜記而務極其褻，選言於大招，招魂而稍從其質。蓋作者多端，而厥體宜辨。牛羊踐隴，痛可作於九原；臺榭凝塵，悵餘情於宿草。弔古者原本論世，而趣屬撫懷；傷逝者美在言情，而功多叙事。南遷弔屈，賈傅以之擬騷；豐屋弔莊，嵇生以之慢世。士季之醢諸葛，令禁樵蘇；義山之祭伏波，功除旱魃。此弔古者所爲一往而情深也。至若泉臺玉樹，春鍾青山，孺子束芻，羊曇尺箠，安仁遺挂，子敬亡琴，饕風虐

雪之辰，青楓白楊之路，或神傷而立骨，或死別而吞聲，代三踊以短章，寫九迴於半幅，連篇盈其瑰泣，積字溢其鮫珠。此傷逝者所爲長歌以當哭也。夫工拙異方，淺深殊致，至於入妙，往往動人。嘗深論之：雍門之琴，隣家之笛，非情之至，曷興其感。寂然悵知音之遙，淒然增伉儷之重，非文之至，曷稱其情。情不欲極，歛之而逾深；文不欲肆，蓄之而彌厚。有體存焉耳。魏晉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輟，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綺密，尤工。李文麗而情之惻愴，自見。令嫺祭夫文，僅二百字，莊雅之神，長於哀怨矣。昌黎祭十二郎文，思緒繁亂，真摯之情，不事文采矣。設文不及潘，情不如李。體遜劉媛，真愧韓公。索莫寡神，闌單失力，恐荀文若之風流，僅堪借面。杜子春之曲調，未足移情也。傳云：「臨喪能誄，」古者尤重誄文。馬

汧督陶徵士二首，可爲準則，後人飾終，其大者託之行狀碑誌，其細者見於哀輓祭文，厥風邈矣。叙祭誄第十七。

### 叙雜文第十八

能文之士，無施不可，多或累幅，少卽數言。修短不可以加損，珠玉倏成於咳唾。蓋物相雜而其文以生，亦體屢遷而惟變所適。雖無當於賦頌銘讚之流，亦未始非著作文章之任。則雕龍有雜文一日叢話仍之。夫雜物撰德，括爻繫之大全；雜服博依，究詩禮之精奧。纁緞紺絳，織文有雜組之華；琺瑯玳瑁，衝牙叶雜佩之響。是知道在稊稗，小而莫破；言無枝葉，寸有所長。嘻笑怒罵，可誦而傳；橘柚粗梨，竝適於口。洵詞人之能事，亦文苑之奇觀也。文心所綜，厥有三焉：一曰答問，始於宋玉假物送難，託喻申懷。至解嘲肆其波

瀾賓戲嚴其旗鼓，此後踵述雖多，莫之能尙。若韓昌黎進學解則雄奇傑出，前無古人矣。一曰七發，始於枚乘。原本七情，故名七發。觀濤之作，浩瀚縱橫，詞湧濤波，氣軼江海，信乎奇作。自後擬作甚多，傅咸爲輯七林，然惟柳子厚晉問一篇，精刻獨造，追軼枚叟。他若子建孟陽亦同塵土矣。其一則猗彼連珠，委同繁露，珠以喻其輝之灼灼，連以言其珎之纍纍。參差結韻，比興爲長。倘興情罔寄，則圓折而未見走盤；比義不深，則夜光而猶非綴燭。惟士衡子山意趣淵妙，徑寸呈姿，闌干溢目矣。此三者，文心之所列也。若乃潭潭啓大壯之規，莫莫表扶傾之業，美輪崇奐，善頌合賀燕之歡；鳥革翬飛，斯干兆維魚之吉；則有所謂上梁文者。又若春朝合樂，聖節呼嵩，雲龍萬品之在庭，匏竹鈞天之入夢；又或幕府開樽，台階

弭節，紅豆催玲瓏之唱，烏絲寫幼婦之詞，侑以儷詞，諧茲雅奏；則有所謂樂語致語口號者。象簡霓衣，道家之秘籙；貝書梵夾，內典之真文。鸞鶴吹笙，鹿盧引躡，香花蓋鉢，水田披衣，振法鼓而升衆香，傳步虛而聞天樂，一誠所感，齋潔遙通。則有所謂青詞疏語者。堯有封人之祝，而羣方聳觀華之思；壽居諸福之先，而五老協告期之慶。雖同上林子虛之談，不失萬國歡心之義。則有所謂五方老人祝壽文者。至於娛意率情，命筆遣墨，枕流漱石，鷗鳥同盟，雲氣芝英，點波生態。則又有若劉峻金華山棲志索靖草書狀者。夫片鱗寸爪，皆含變化之姿；三脊兩楹，盡入還丹之用。識尺捶之莫窮，究卮言之日出。推而暨之，而文不可勝用矣。叙雜文第十八。

### 叙談諧第十九

自來慧業文人，筆舌互用。顧以口吻生花，難於毫端沆露者，取辦於俄頃之間，涉趣於無方之域。自非積卷填胸，靈機脫口，思滯則失敏，才儉則鮮通。口才筆才，熊魚不能兼嗜；世說俗說，澁勃亦所取資。匡鼎解頤，談不廢諧；季主捧腹，諧而善談。至若抵掌華屋之下，絕纓優笑之傍，晤四筵而旁若無人，喙三尺而舌不留語。有是哉！談因游揚之助，而諧亦滑稽之雄乎！魏晉而下，善清談者尙名理，非叶宮商；商務談諧者多微言，寧成組織。自選學盛行，詞華聿振，步搖條脫，的對天然。戰栗羽毛，敷言殊雅。北海之美，順流而靡涯；東吳之哈，引伸而莫竟。調辭瓌語，蔚映吟壇；熱熟杜園，流傳雋永。是則談何容易，或見巧於困難；諧乃不窮，更應機而鬪捷也。雖然：談有虛實之分，諧有雅鄭之異。樵夫騰笑，曾何慕於羣居；虛與實



之分也。白圭白箴，聊游情於善謔，雅與鄭之分也。是以富鄭公辨  
酬累卵，樽俎增輝；唐舉子響答三條，風簷生色。閒徵雅令，蒐經史  
之英詞；偶寄春聯，得沂雩之佳趣。是實而非虛者也。至若楊尤以  
厥姓互嘲，時父以其名相戲，或裁翦經文而不切本事，則無工，或  
杼軸新意而都無成處，則不貴。此虛而無實者也。東陽芭蕉之彈，  
何郎鮑蟹之議，固已獨出巧意，不蹈古人。又東坡試穆父以傀儡  
之制，西山戲梅亭以竹夫人之封，並不假耽思，立抽妙緒，自成文  
理，頗耐研尋。斯皆雅而非鄭者也。他若顧兔續貂之句，犬蹲鴟拂  
之詞，徒增嘖嘖，無益心思。是又鄭而非雅者也。學者遺其虛，課其  
實，肆其雅，放其鄭，剖讎射覆，踵嘉文於前，逐貧送窮，振芳塵於後。  
庶幾談非復老生之常，而俳不爲聖人所禁也哉！叙談諧第十九。

叙總論第二十

文之時義遠矣。侈言博物，積卷徵長；刻意爲文，清言入妙。尙心得者，遺雕僞，以爲堆粲無工；富才情者，忽神思，則曰空疏近陋。各競所長，人更相笑。僕以爲齊既失之，而楚亦未爲得也。夫一畫開先，有奇必有偶；三統遞嬗，尙質亦尙文。剪綵爲花，色香自別；惟白受采，眞宰有存。西漢之初，追蹤三古，而終軍有奇木白麟之對，兒寬攄奉觴上壽之辭，胎息微萌，儼形已具。迨乎東漢，更爲整瞻，豈識其爲四六而造端歟！踵事而增，自然之勢耳。六朝以來，風格相承，妍華務益，其間刻鏤之精，昔疏而今密，聲韻之功，舊澁而新諧，非不共欣於斧藻之工，而亦微傷於酒醴之薄矣。夫瑰麗之文，以唐初四傑爲最，而四子之中，尤以王氏子安爲尤。五雲太甲，千古莫

識其原；七曜中階，一公僅通其說。而落霞孤鶩，妙極天然；畫棟珠簾，非由故實。所以多多益辨者，乃其乙乙獨抽者也。至擺落四六恆蹊，一追古文超妙，實歐陽倡之，而蘇王繼焉。跡其高文淳意，罔弗牢籠，至於儻字助語，皆有成處，惟其煙墨之滓，千洗而無痕，芍藥之和，一啜而畢散。所以不著一字者，愈徵博極羣書也。然則畫家有南北二宗，禪門有頓漸二義，各有歸趣，微得端倪。善夫東坡之論曰：入都市而總百貨，必有一物以攝之；故文以意爲之統宗，則是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也。山谷之論曰：織迴文而成七襄，必得錦機以就之；故文以機爲之驅駕，則是秋御執綏而交衢之舞作也。極而論之：行文之法，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虎頭傳神，添毫欲活，徐熙沒骨，著手成春。此用筆之妙也。言對爲易事。

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此用意之長也。隸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用子不如用經，九經苟含萬彙，如仰日星；諸子總集百靈，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經之說也。南朝之盛，三史並有專門，隋唐以來，諸子束之高閣，而擗摭稍廣，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苟非筆意是求，而惟辭之尚，非無纖穠，謂之勦說可也。若非經史是肄，而雜引虞初，非不奧博，謂之哇響可也。錄集諸老先生之說而輒附管見如右。叙總論第二十。

## 秦潮四六叢話序

余齊年友烏程松友孫公輯四六叢話三十三卷：選二卷，騷一卷，賦二卷，制勅詔冊四卷，表三卷，章疏一卷，啓二卷，頌一卷，書一卷，碑誌一卷，判一卷，序記論各一卷，銘箴贊一卷，檄露布一卷，祭誄一卷，雜文一卷，談諧總論二卷，作家五卷：刺取浩博，積數十年始成。蓋自宋王性之、謝景思而後，爲話四六者，作沃焦歸墟矣。四六文競尙六朝，體凡數變，惟陸宣公擅厥朗暢，暨乎歐蘇，文質兼勝，殆稱絕軌。然論者必宗徐庾，詞繁意晦，見嗤輕薄，或恥雕蟲，遂使奇偶自然，跡別涇渭，則毛舉皮傅之見，非允論也。唐初四傑，特推子安，萬古江流，杜陵頻首，乃華蓋太甲，一行未詳，紫電青霜，新都偶拾，雖云佚闕，抑亦文勝矣。夫文貴內心，藻飾居次，隸事比屬，銖

兩不爽。兼以氣盛物浮，金石和叶，蔚成體製，居然手筆，跼步儉腹，敢曰克勝。又若吃吃語重，參伍錯見，則自古在昔之句，吉日辰良之辭，幾同口實，曷以意懣。松友上溯選騷，下迄宋元，蒼摺百家，標舉一是。其言曰：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匪第爲儷體說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受範焉。竊嘗譬諸畫師界畫，分劑必工，書家眞楷，九宮爲最。以視解衣槃礴，龍跳虎臥，難易不分，工力相亞，倘必強作軒輊，斯僞也已。時余采風江上，松友適分守鳩江，出是編屬爲校定，長夏籍以消暑，茲將於役皖山，因綴所見以質之。他日剞劂既成，固燕許所共賞者也。乾隆庚戌秋七月，錫山秦潮跋。

阮元四六叢話後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

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  
璪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尙曰彬彬；以文被質，乃  
稱黻黻。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  
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  
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  
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翻追  
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鶩，  
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  
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  
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  
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

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艷。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闡範矣。洎夫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虫繡說，擬經者雖改修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冲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尙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並具才思，彥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勒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



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挾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恒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簾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寔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

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彤笙鏞，聽鏗鉦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並升荀孟之堂，核其叙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日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疎。實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眞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祕。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昉談塵，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

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即今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困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乾隆五十三年受業儀徵阮元謹序。

### 程果四六叢話序

四六之文，世謂創自六朝，非篤論也。易大傳曰「坤爲文」，「坤偶象也，文之有偶，其即坤之取象乎！」在書「滿招損謙受益」，在詩「觀閔既多，受侮不少」，諸如此類，謂非四六之濫觴耶？雕龍所

引孔子繫易四德，句句相銜，龍虎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宛轉相承，日月往來，隔行懸合。凡後世駢體對法，莫不悉肇於斯。在漢鄒陽谷永爲文，多用俳偶，而齊梁踵事增華，遂成一體，要亦造化自然之文章，因時而顯，有非人力所能與者。俗儒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遂謂四六不逮古遠甚，不知國家制策表箋，有必不能廢此體者。卽如柳歐蘇王文與韓埒，其集中四六典麗雄偉，何嘗不與古文並傳。甚矣夏蟲不足以語冰也。第四六之興，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體矣。自來選者或合一代之作，或聚一體之文，從未有體裁悉備，提要鉤元，集諸家之論說，而成四六之大觀者。此孫夫子四六叢話所由作也。夫子爲世名宿，鄉會制義久傳播士林，而尤邃於古學，自爲中翰，以迄分守鳩江，雖嚴寒酷暑，手執一編，偶

有所得卽振筆書之。嘗謂杲曰。予於此書數十年心血矣。杲性魯鈍。而記誦復善忘。童時讀經傳外。專攻舉業。及從畏菴先伯祖遊。又時聞同鄉趙易門前輩緒論。亦略涉四六之藩籬。今年夏。夫子取叢話重加校正。將以壽世。杲喜是書之必傳也。因追述向日師友之提命。約略數條。妄書於後。卽以就正夫子。並質宇內之留心四六者。乾隆己酉孟秋月受業休寧程杲謹識。

四六盛於六朝。庾徐推爲首出。其時法律尙疏。精華特渾。譬諸漢京之文。盛唐之詩。元氣瀾淪。有非後世所能造其域者。唐興以來。體備法嚴。然格亦未免少降矣。前如燕許稱大手筆。嗣如王楊盧駱稱四傑。今卽其集博覽之所以擅名一代者。不尙可尋其緒乎。宋自廬陵眉山以散行之氣。運對偶之文。在駢體中

另出機杼，而組織經傳，陶冶成句，實足跨越前人。要之兩端不容偏廢也。由唐以前，可以徵學殖；由宋以後，可以見才思。苟兼綜而有得焉，自克樹幟於文壇。四六主對，對不可以不工。雕龍所論言對事對反對正對盡之矣。至謂言對易，事對難，反對優，正對劣。其所謂難者，若古二十四考中書，三十六年宰輔，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室離宮三十六之類，比事皆成絕對，故難也。近時繙類書，舉故事，往往一意衍至數十句，不惟難者不見其難，亦且劣者彌形其劣。孫夫子於總論篇中，有以意爲主之說，學駢體者，不可無別裁之識。

按四六對法，一句相對者爲單對，兩句相對者爲偶對。一篇中須以單偶參用，方見流宕之致，更有長偶對，若蘇軾乞常州居

住表『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之類是也。反對正對之外，有借對，若駱賓王冒雨尋菊序『白帝徂秋，黃金勝友』之類是也。有巧對，若賓王上司列太常啓『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坳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之類是也。有虛實對，若柳宗元爲裴中丞賀東平表『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孟之秦』之類是也。有流水對，若歐陽修謝賜漢書表『惟漢室上繼二代之盛，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之類是也。有各句自對，若王勃滕王閣序『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之類是也。要使百鍊千錘，句斟字酌，閱之有璧合珠聯之采，讀之有敲金戛玉之聲。

乃爲能手。

四六以言對者，惟宋人採用經傳子史成句爲最上乘，即元明諸名公表啓亦多尙此體，非胸有卷軸，不能取之左右逢原也。以事對者，尙典切，忌冗雜，尙清新，忌陳腐，否則陳陳相因，移此儷彼，但記數十篇通套文字，便可取用不窮，況每類皆有熟爛故事，俗筆伸紙，便爾擗搯，今人對之欲嘔，然又非必舍康莊而求僻遠也。要在運筆有法，或融其字面，或易其稱名，或巧其屬對，則舊者新之，頓覺別開壁壘，莊子所云腐臭化爲神奇也。四六序事之法，有挨序格，若一事自始至終，一人自少至老，遞詳其實是也。有類序格，若德行文章勳業，以及世望後裔，各標其日是也。有分序格，若雙壽之夫妻，聯芳之兄弟，以及累葉親



賢同堂友哲，各揚其美是也。有合序格，若前項諸類而以錯綜分配舉之是也。其篇法有直起直收格，有前冒後束格，有分柱提應格，其變更有整散相間格，要之格雖殊塗，而鍊意鍊詞悉歸一律。至於通篇句法，平仄相銜，與律詩律賦同體。唐以前不盡然者，法未備也。唐以後間有不然者，如律詩中之拗句也。不得沿以爲例。偶對上下句一事相承，或有各用故事者，必須意義聯貫，不得良限貽譏。他若論事則頌不忘規，贊人則儼必於倫，立言體裁，尤以獻諛爲戒。凡此數條，皆愚人之所得，原不敢見笑方家，今因叢話，妄呈簡末，世之讀孫夫子是書者，必以果爲弄斧於大匠之門矣。

## 陳廣寧四六叢話跋

我夫子既逝之九年，阮芸臺宗伯視學吾浙，乃屬令子曾美以所著四六叢話一書付之剞劂，經始丁巳之秋，越八月而告成。廣寧受而讀之，泣然曰：此吾師三十年精力所瘁也。至今日而觀厥成乎？夫文章之道，有散行即有排比。天地自然之數也。三代以上，渾渾噩噩，雖有端緒，其文不詳。靈均宋玉，濫觴伊始。漢興鄒枚班馬，竝轡聯鑣。魏晉以來，黃初七子，二陸三張，咸有述作。江邱任沈，含藻佩華。子山孝穆，蔚乎大觀。六代之際，稱美備焉。唐則燕許王楊，元白溫李，後先接踵，而宣公奏議，篤雅真摯，生面獨開。宋則變端莊爲流麗，歐陽王蘇，其最著也。元初袁掇，雖沿別派，不失正宗。歷代以來，彬彬乎盛矣。然而蕭統之文選，劉勰之文心雕龍，不過備文章詳體例，從未有鈎元摘要，抉作者之心思，匯詞章之淵藪，使

二千年來駢四儷六之文，若燭照數計，如我夫子之集大成者也。猶憶乙巳丙午間，夫子官太平司馬，廣寧受業於鳩江官舍，見政事之暇，輒手一編，丹黃甲乙，寒暑無間，其時同學若方君求、程君杲、馮君錫宸，二三知己，執經問字，竝蒙嘉許，而芸臺宗伯則又丙午分校所得士也。今諸君或致身制科，或馳名日下，而廣寧以蔭補官，浮沉宦海，負我師教誨裁成之德者，甚鉅。每讀斯篇，覺口講指授，形情歷歷在目，而音容則既渺矣。梁木之感，觸緒紛來，未嘗不掩卷三嘆也。雖然，師有及門善成厥志，又有賢子克竟其功，嘉惠學者，昭示來茲，師之功偉矣，師之志亦可慰矣。廣寧雖不得承師之緒，而一燈風雨，甘苦深知，何敢以謏陋辭，敬誌其略，以告世之讀是書者。受業門人山陰陳廣寧謹跋。

許應鏞重刊四六叢話跋

右四六叢話三十三卷，選詩藜話一卷，烏程孫春圃先生所輯也。先生博極羣書，薈萃百家，研摻刺取，靡有闕遺，其心瘁矣，其功偉矣。阮文達出先生門下，稱是書於古今源流，各家得失，梳節詳明，洵詞林之寶筏，學者所必讀也。山陰陳默齋騎尉，亦先生門人也，跋語以爲蕭統之文選，劉勰之文心雕龍，不過備文章，詳體例，從未有抉作者之心思，匯詞章之淵藪，使二千年駢四儷六之文，若燭照數計。余紬繹其詞，搜尋其義，乃益歎先生心力之所萃，得文達與騎尉之言，而闡發無餘蘊也。蓋蕭選之文章備矣，然金玉淵海，渾博流瀨，不得是書以辨其體裁，旁及攷證，則浩瀚而無津梁也。文心雕龍之體例詳矣，然鉤抉元要，精妙簡賅，不得是書以疏

其節日，分別枝流，則高遠而無階梯也。由津梁以溯其源，自階梯以窺其奧，而後燕許手筆乃得躋大雅之堂，登著作之林，而謂學者不讀是書可乎？余雅好駢儷文，嘗喜此編之賅備，藏諸篋衍，珍若球璧，欲覓副本，卒不可得。蓋文達刻于嘉慶丁巳之秋，迄今八十有五年矣。兵燹之餘，板燬無存，印木絕眇，學者無從得覲，余自出守西江，陳臬蘇台，久欲鐫板，以餉來學，會薄書倥傯，未得其暇，今春商之羊敦叔司馬，屬以校讐之役，余因捐廉爲倡，同人亦踴躍醵資，遂得重付手民。經始於是年仲春，閱六月而竣工，其書悉遵原刻之舊，惟烏焉亥豕，間所不免，經敦叔是正者數十條，余竊幸是書之成，以爲藝林之津梁，詞苑之階梯也，遂書其緣起如此。

時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八月中秋日嶺南許應鑠謹跋。

## 四六叢話自序

竊惟芍藥調芳，侯鯖最美；蘭茗鋪縹，戲翠彌鮮。玉樹青葱，以羅生而擢秀；雲櫺戢香，乃叢倚而呈材。五都則瓌寶盈眸，九奏則鏗鏘動魄。覽女牀而識異，鳳舞鸞歌；夢闔闔其如迷，門千戶萬。緯蕭狎浪，難尋驪頷之珠；按樂披圖，莫辨霓裳之序。塵埃野馬，鼓生物以含和；春草雞翹，分天章而奪麗。是以通才名世，哲士知言。沿源委而轉益多師，無問津者；貽話言而流傳滋永，克紬繹之。且夫體包衆善，誰窺作者之心；道重三端，孰竝文人之舌。說劍侈鏗鏘之旨，斲輪恣椎鑿之談。枕籍論衡，尤工名理；瀾翻世說，更善清言。若乃馳驟詞場，佃漁藝苑，杜陵尊酒，摩詰杯茗，志林緣瓊海之遊，筆記自玉堂之直，迂夫漫叟，亦有篇題，攬轡歸田，非無著錄。嫣然一笑，

託微意於美人，穆如清風，徹中聲於羣雅，春雲作態，長憶水曹，良玉生烟，獨傳表聖。宛陵翁之詩格，繡譜金針；滄浪子之宗風，鏡花水月。總龜已拾其彩翠，茗漁更擷其蘅蕪。夫四六者，詞賦之菁英，文章之鼓吹也。碌碌非匿瑕之質，纍纍多復貫之恣。驗始平之銅，音參秬黍；拭華陰之土，艷發芙蓉。墨數升以淋漓，卷五千而撐拄，相推相衍，遞出新奇，一咏一吟，都成故實。潮回胥母，不無取於雄豪；琴奏雍門，更欲窮夫幽渺。偏旁刊誤，寫漆簡以經三，奧窔開蒙，讀南華於第二。量材情於十倍，較長短於一分。蒸成菌以非虛，獺祭魚而不有。六銖無縫，幾許裁成；九曲穿珍，一回拈出。窈窕而芳苞盈掬，玲瓏則獨爾抽絲。然而蒼萃斯難，檢尋未易，謝景思麤成卷軸，空復犀揮；王性之微得端倪，何能貂續。梅爰自垂髻，卽思染

翰曾，是學焉相近，敢云寸有所長。先大父潛村府君，手付縹緗，家傳矩矱，及寄蹤襄國，坦腹清河，外舅寶田先生亦往往折衷，時時發篋，兩度翠華獻賦，十年青瑣趨朝，和聲乏鳴盛之才，珥筆踵羣公之後。己丑座主爲嘉定曹習庵先生，蓋代龍門，洽聞麟閣，辱品題於月旦，與攷訂于丹鉛。自佐郡江城，于役都下，每復從容請益，邂逅開襟，謂古來駢儷之文，多前輩陽秋之論。妄欲做本事之體，成一家之言。先生如月印川，固無隱爾，若金在冶，屢歎起予。盡繙插架之籤，俾繼焚膏之晷。竝期重見，爲叙三都。梅感知已於寸心，憶前言之在耳，三餘罔輟，六稔相仍，寒暑乖違，音塵契闊，而先生乘輅南海，撤瑟秋風，向舊館其荒涼，求遺文而零落。當削橐方新之際，已宿草沾灑之餘，就正無因，悵悵自失。蘇長公湖山獨往，慨



六一之云亡；蔡九峯書傳既成，屬考亭之下世。所冀層淵聲沸，聞歌而尙赴心期；一瓣氤氳，展卷而若存寤寐云爾。  
乾隆五十五年己酉七月上院烏程孫梅序。

### 四六叢話凡例

一四六之名何自昉乎？古人有韻謂之文，無韻謂之筆。梁時沈詩任筆，劉氏三筆六詩是也。駢儷造自魏晉，厥復有齊梁體，宮體，徐庾體，工綺遞增，猶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選學，宋日爲詞學，而章奏之學，則令狐楚以授義山，別爲專門。今攷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又在其前。辭學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大約始於制誥，沿及表啓也。

一陸機文賦區分十體，魏晉前其流未廣，西山真氏以四體撰文章正宗，亦僅挈其綱，若乃辨體正名，條分縷析，則文選序及文心雕龍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龍以對問七發連珠三者入於雜文，雖創例亦其宜也。唐設宏詞科，試目有十二體，則皆應用之文。今自選騷外分合之，爲體十八，亦就援引考據所及而存之，其章疏與表，分而爲二者，以宣公奏議之類不可入表故也。碑誌與銘分爲二者，碑用者廣，誌專納墓，而銘則遇物能名，各有攸當，其餘悉入雜文，又列談諧，皆雕龍例也。

一選實駢儷之淵府，騷乃詞賦之羽翼。杜少陵云：「熟精文選理。」王孝伯云：「熟讀離騷便成名士。」是知六朝唐人詞筆迴絕者，無不以選騷爲命脈也。是編以二者建爲篇首，欲志今體者

探本窮源，旁搜遠紹之意。

一文選楚詞及賦三種，專門名家不下數十百種，寒家藏書鮮少，無由偏窺，管見淺拙，挂漏多矣。第就所見纂存，其間攷訂發明，亦復粲然可觀，以云舉隅，豈存見少。

一各體文有正史內載全篇者並不錄，以是編取諸叢話，非選集也。其說部內間值全篇則錄之，以徵逸也。

一凡一條內涉數體者，不復分析，亦更不重見。亦有互見者，其文義稍殊，則並存之。

一作家姓氏爵里，稍引史傳，附以論斷，見知人論世之義。文選楚詞及賦家俱以尤著者載於篇。唐宋元四六家尤多，亦不備載，惟大作手有專集存者，固遺焉。餘則各附本條下，不重見，失攷。

者闕之。

一四六至南宋之末，菁華已竭；元朝作者寥寥，僅沿餘波。至明代經義興而聲偶不講，其時所用書啓表聯，多門面習套，無復作家風韻。聖朝文治聿興，己未丙辰兩舉大科，秀才詞賢先後輩出，迥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長者，自彭羨門、尤悔庵、陳迦陵諸先生後，迄今指不勝屈，但各家俱有專集，而膾炙腴詞，激揚緒論，若侯芭、桓譚之流，猶有待焉。且蒙管見不多，尤虞遺漏，故此編所錄，姑就宋元以往，聊備遇忘，餘俟續輯，庶爲大觀。

一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一書，於前代文集存佚評鑒無不詳備，集千古之大成，樹藝林之標準，是編於作家諸卷，謹悉恭錄，蓋蠶測鼈飲之義，取資無盡云。至近人著述，並不登入，以

是編所錄作家，訖於宋元故也。

## 四六叢話叙論終

四六叢話叙論

四六段語叙論

文 學 批 評 叢 書 甲 種 之 二

# 四 六 叢 話 叙 論

十 七 年 八 月 出 版

每 冊 實 價 八 角

著 者 孫 梅

輯 印 者 樸 社

總 發 行 所 樸 社 出 版 經 理 部

北 平 景 山 東 街 十 七 號

總 代 售 處 景 山 書 社

北 平 景 山 東 街 十 七 號